

# 評「密勒日巴尊者傳」

東 君

佛教着重正信，它的教義指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本性平等，只要能夠破除無明，摒却妄念，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虔誠修持，自能了生死，免輪迴，成正果；根本無需標奇立異，顯炫神通，去誘導人家信仰。當然，佛教亦有神通之說，像他心通、天眼通、神足通之類，一旦道行有成就時，自然會達到完滿無礙，豁然徹悟的境界。不必斤斤計較以獲得法力和神通作爲目標，否則就會走火入魔變成邪道了。

密勒日巴可以算是一位瑜珈苦行者，可惜他在修道的過程上，以及爲他傳授灌頂的馬爾巴上師，都違背了佛教慈悲的宗旨，犯了貪瞋癡的妄念，因此雖然經過了不斷的苦修，練成相當的神通，終不能成正果，亦不足爲修持者作爲法則。

現在從這本「密勒日巴尊者傳」裏面，隨便摘錄幾段來了解正信和外道的分別。這書的開始是敘述密勒日巴因爲家產被人家騙去之後，他的母親要他設法報仇，對他說：「我要你去將誅法，咒術，降雹法，徹底的學精，然後回來，用咒術把伯父姑母和苛待我們的鄰人連同九族一概殺盡！這是我唯一的心願，你能做到嗎？」密勒居然答道：「我一定辦到，請母親即刻替我準備旅費和上師的供養。」這樣他就去拜請雍同甲喇嘛和古容巴師傳修練咒法，用法術叫護誓三昧耶神把他的同鄉三十五人殺死。可是殺了人仍不罷休，再到雍同多上人那裏去求取降雹法，把家鄉裏要收成的麥子打得一粒不剩，村人看見麥子隨洪水流去，都放聲

嚎啕大哭。

從這一段的記載可見早期的密勒日巴已充滿着仇恨和憤毒的心理，後來雖然他爲了悔過所修的是黑法，而去請求馬爾巴尊者賜他以「即身成佛」的法門，可是馬爾巴其身不正，一見面就要密勒去要飯和買酒肉作供養，已根本違背了佛教出家人戒飲酒食肉的教律。跟着馬爾巴上師又向他說：「由衛藏要到我這裏來學法的徒弟和信士很多，但是蜀大和令巴地方的人搗亂，常常搶劫他們，不他准們送食物和供養給我，現在我要你對這兩個地方下冰雹，要是成功了我就傳法給你！」密勒馬上照做，用法術向那些地方降雹。上師又說：「如果你真想求法的話，那麼，卡哇地方的人們會打我的徒弟，一向專門跟我作對，你應該放咒來咒他們，成功以後，我就把諾巴上師傳下的即身成佛的法傳給你。」密勒又開始放咒，不久卡哇果然起了內亂，殺死很多人，和馬爾巴作對的都死了。上師看見密勒的誅法厲害，咒力很大，就叫他作「大力」。

這一段更加不合理，試將它分析：第一，假定馬爾巴真的有道行，當然可以感動卡哇的人不反對他，何須利用密勒的咒語去殺人？如果馬爾巴連感動人的道行也沒有，那怎能傳授「即身成佛」的訣語給密勒呢？第二，假定馬爾巴有意考驗密勒是不是真的悔過從前所學的害人黑法，而故意要他放咒殺人，密勒亦應該馬上跪下說：「殺人是罪孽的事，雖有這能力，亦不敢妄爲」才

對，那可爲了求取「即身成佛」的方法而大開殺戒，豈不是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開了一個大玩笑嗎？

馬爾巴居然欣賞密勒的咒力厲害，而呼他作「大力」，可見這位受密勒所崇拜而皈依的上師，是那麼懷着兇殘和貪婪的心胸，和佛陀慈悲喜捨爲懷剛剛相反，怎能教導密勒，成爲正果呢？

馬爾巴命令密勒施用邪法之後，竟又蠻不講理地不遵守諾言，像書裏所述：

密勒又向上師求傳正法，可是上師大笑說：「哈哈！你造了這麼樣大的罪，還要想我把這個不惜身命去印度用黃金供養上師的口訣，空行母的心要，輕易的給你嗎？」

第二天上師又告訴密勒：「昨天我對你說得未免太狠了，不要生氣。」馬爾巴這樣的喜怒無常，怎是一個傳授正法的人呢！此後馬爾巴開始用種種難堪的方法去折磨密勒，據說可以消除密勒的罪障，不過所表示的手段，經常和佛教的教義相反，舉一個例子：馬爾巴要密勒爲他建屋子，蓋了一半又要他拆去重建，完成後又藉口說那天因爲喝醉了酒把要建的地點弄錯，要他改建一間三角形的在北方的山頭上，可是當密勒建到三分一的時候，馬爾巴又說三角形的不對，絕口否認是叫他建這型式的。

書中這樣記載：

上師說：「哼！那時有甚麼證人在場嗎？在這種壞風水的地方造三角形的房子，是不是想來害我呀？」

馬爾巴說過後又加以否認，根本已犯了佛教不作妄語的戒條。

書裏又繼續說：

由於師母的看不過眼，要上師傳他一個法，馬爾巴才把普通顯教的三皈五戒傳給他。至於他要求的「即身成佛」口訣，始終不肯傳授，反而要他再建一間大客店，弄到他背上長了膿瘡，痛不可忍。師母祇有坦白地告訴密勒：「馬爾巴只是愛錢！像你這樣苦行修者，他就不傳法給你，我替你去想法子辦一份供養，無論如何要使你得個灌頂。」說罷就把她自己的藍寶石給了密勒，讓他拿去供養馬爾巴。可是馬爾巴認出藍寶石是自己太太的，結果把密勒揍了一頓，打得他天昏地暗。密勒心裏想：「現在這個

上師，沒有供養物是不會傳我口訣的，到別處去也沒有供養物，有甚麼用！無財則不能得法。」試讀讀這一段，充份表露貪瞋癡三大惡業，怎可作爲修道求法的途徑？

原書又記述密勒失望之餘，只有離開馬爾巴，改求馬爾巴的大徒弟俄巴喇嘛教授「即生成佛」的口訣，當然俄巴喇嘛亦要有代價才肯傳授，結果由密勒的師母用濃酒灌醉馬爾巴，盜用他的印章寫信件，又偷竊了馬爾巴珍藏印度那諾巴大師的飾物和田玉印，交給密勒帶去供養俄巴喇嘛，同時向俄巴撒謊說：「馬爾巴上師非常忙，沒有時間給我傳法，所以到這裏來請法。」俄巴相信密勒的話，可是又提出交換條件說：「雅絨，恰抗和打開通這些地方，時常有很多喇嘛要到我這裏來，但是多雅波地方的那些壞蛋，總不讓他們供養我。你先向他們降雹，然後我就傳你灌頂和口訣。」

密勒毫無考慮地照做了，兩個村子的山上都發生了大洪水，把所有的田都沖得一點不剩，在歸途中遇見兩個老牧羊人，他們的牛羊都給大水沖跑了，在一塊長滿荆棘的草地上，拾集了很多小鳥的屍體，和彼多被冰雹打死的山鼠。

密勒爲了自己的前途，可以不斷破壞別人糧食，殘殺無辜動物，和佛陀捨身餵虎的慈悲心地，相差何啻天壤！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一個人如果經常抱着害人利己的宗旨，怎能修成正果呢！後來俄巴帶密勒回去見馬爾巴，馬爾巴知道了密勒和師母偽造書信，暴怒地用棍子追打太太（密勒的師母）急得密勒抽出刀子要自殺，馬爾巴才心情平和，同意傳法給密勒。密勒得到灌頂和口訣後，就獨自跑到深山修行，在山洞裏苦修多年，除了尋麻之外甚麼東西都沒得吃，直至有一次給人家發現後，才獲到很多糌巴和肉類，想不到密勒吃後這樣說：

「我這麼多年以來，這是第一次得着人做的食物，心裏極爲高興。就把肉煮來吃了。立刻身體覺得非常安適，健康也改進了，智慧也敏銳了，道行上生起了又深又廣的證解，與以前不同的空樂也產生了。」

真奇怪，修行多年的人吃了肉類居然「道行上生起了又深又

廣的證解。」試想這樣貪口腹之慾怎能證道？最令人費解的，不久他的妹妹琵琶達又帶來酒和食物給他吃，他吃罷又說：「我吃完了食物，立刻覺得智慧明朗，當天晚上，道行就有了極大的增長。」上文不是說過馬爾巴曾爲密勒授過三皈五戒嗎？現在他居然破了酒戒還奢言道行有了極大的增長，未免太離譜了！密勒的自述又這樣說：「過了幾天結賽（密勒的妻子）帶了許多陳年的酥油和老肉，又有一罇好酒，和琵琶達一起來看我，他倆把糌巴、酥油和酒、肉拿給我吃。我因爲吃了好的食物以後，身上苦樂刺痛和意念的煩擾越來越大，後來簡直無法修下去了。於是我就把上師的信仰拆開來看。上面寫着有除障增益，轉禍患爲功德的種種口訣，特別叮囑我，現在應該吃好的食物。由於我過去不斷努力修行的力量，使體身的要素都集於脉內，這些，都因食物太壞的原故，所以沒有力量可以化解。我就將琵琶達帶來的一點點酒和結賽帶來的食物吃了，照着符上的指示，依心要，氣要和觀要，努力修行。打開身上小脉的脉結，中脉臍間的脉結也打開了，生出前所未有的樂明，無念的覺受，其境界非語言所能形容。」

綜觀這一段的自述，益發可以證明密勒只是一個修練苦行的瑜珈派，因爲練瑜珈着重氣脉調和，而氣脉的運通，需要靠肉類和酒的刺激，才能把脉結打通，這根本和佛教的坐禪入定，完全不同。

證之後來他向操普博士顯示可以把自己的病移到對面那扇門上，令到那門最初發生吱吱的響聲，似乎要分裂的樣子，一會兒真的裂開成爲許多的碎片，而密勒自己果然現出無病健康的樣子，這正如我國歷來那些爲人治病的祝由科一樣，念動咒語，燒了符紙，就把病人的濃毒都移在門外一棵樹上，樹枝頹萎，病人亦好了。這該是一種邪術，那可稱爲「即生成佛」的修練法呢？總結這本「密勒日巴尊者傳」，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密勒所修的祇是瑜珈苦行加上持念印藏地區本身原有一些神道教的咒語，可能獲得有限的法力，像密勒所說：「慢慢的覺得在白晝中身體可以任意變化，騰入空中，示現種種神通。」不過在佛教裏，不論密宗顯宗，禪宗，都不重視這種炫人耳目的神通，太着重了反而走

火入魔，變成邪教。

依照佛經所說末法時期有些修道人因信念不定，心生妄想，引致天魔附體，口講佛法，却又不時表現種種神通，自稱得道，不遵戒律，走入邪境，忘却佛教「法相本空，本性寂然」的真義，實在是太可怕的事情，現在抄錄楞嚴經裏面談及天魔附人的現象，證明佛陀在世的時候已告知阿難將有這些情況出現了。

「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遊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自形無變。其聽法者，忽自見身坐寶蓮等，全體化成紫金光聚，一家聽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爲菩薩。」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神通，種種變化，貪取神力，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誠不覺知魔者，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通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或復手執火光，手撮其光，分析所聽四象頭上，是諸聽人，頂上火光，皆長數尺，亦無熱性，曾不焚燒，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移空中，安坐不動，或入瓶內，或處囊中，越牖透垣，會無障礙，唯於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敷座說法，好言他方往還無滯，或經萬里，瞬息再來，皆於彼方，取得其物，或於一處，在一宅中，數步之間，令其從東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現前，口中常說十方衆生，皆是吾子，我生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徧知覺。」

從上面經文對照「密勒日巴尊者傳」所述，益發可以證明密勒的「即生成佛」只是天魔附體而已，他的行徑和佛教的無我與佈施的精神，根本背道而馳。希望讀過那本「密勒日巴尊者傳」的人要有判斷力，千萬不要給書中所述種種神通法術所迷惑，誤入邪道。有意修行者應切實了解佛陀啓示的道理去修持正果才對呀！

（完）